

## 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六 Door2-174-035

#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六 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三終教中，少說法相，多說法性；所說法相，亦會歸性。

在這個華嚴宗，五教，賢首的五教，前邊講了一個小教，一個始教；小教，又叫三藏教；始教，是啊，大乘的一個開始，它啊，多說的是這個法相；少說的這個法性；雖然有的地方啊，說法性啊，也說的不詳細。

那麼現在這是第三呢，「第三終教」：終呢，就是大乘的一個終；這個終，本來是啊，終了；但是在這呢，不是終了，是上乘的一個終。那麼少說啊，這個法相，說法相的地方啊，是很少的，在這終教；說法性的地方呢，就多，這個教理呀，是多數啊，說法性的。

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它這個道理，就是言語道斷，言語的道路啊，斷了，心行處滅了，這是啊，屬於「空」的。前邊這個始教啊，還是屬「有」；這個終教呢，就說「空」了。

所以呀，說啊，就是啊，有的地方說這個法相，說這個名相的道理，「亦會歸性」：也會歸啊，法性的這個道理。怎麼叫會歸法性的道理呢？譬如說，這個五蘊法，這個五蘊呢，本來是空的，那麼空呢，就是法性，這個法性就是空，就是法性，無形無相；所以呀，會歸法性，就是啊，說到這個法相上，也啊，然後把它歸納到空理上，那麼空理，就是法性宗的這個教理。

Door2-175-036

所立八識，通如來藏，隨緣成立，不生滅與生滅和合而成，非一非異。

這個終教啊，它所立的這個八識，就是不生滅的，就是轉識成智了，轉這個第八識，成大圓鏡智；所以啊，它「通如來藏」：和如來藏性啊，是一樣的。什麼叫如來藏呢？在楞嚴經上，講這個七大，都是如來藏性。七大，那麼在楞嚴經，講這個七大，講的很詳細；那麼研究楞嚴經的人，對於這七大呀，是特別要啊，用一用功，研究這個如來藏性是怎麼一回事；那麼你把這個**七大**明白了，這如來藏性也就懂了。

「隨緣成立」：這個教啊，是隨緣的；什麼隨緣呢？這如來藏性是隨緣成立啊，這個終教。終教，它不生滅，與這個生滅和合；這個不生滅，也沒離開這個生滅，而有不生滅；這生滅，也沒有離開這個不生滅，而有一個生滅；這叫和合；生滅與不生滅互相和合。即生滅，就是不生滅；不生滅也就是生滅；就是在這個生滅上，就有不生滅這種的力量，不是離開這個生滅，另外有一個不生滅，那就變成兩個，所以而成。

「非一非異」：你說它是一個嗎？也不是；那麼你說它是兩個嗎？又不是；非一非異。那麼怎麼辦呢？這就和合。和合呀，不一不異。那麼這個非一非異，就是這個第八識，和這個如來藏，啊，沒有分開。第八識，就是如來藏；如來藏，就是第八識；但是啊，在這個前邊那個教，所講的那個八識，就是生滅的；這個終教呢，所講這個八識就不生滅了。

這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呢，又叫藏識；藏識，就是如來藏這個識。所以呀，不是離開第八識，另外有一個如來藏；也不是離開如來藏，還有一個第八識；就是在這個第八識，就是如來藏。

那麼這個第八識裏邊呢，這識的波浪太多了，就好像那海呀，水裏頭有波浪；你等到我們人這個第八識也有很多波浪。這個波浪啊，就是那些個妄想，粗

惑呀、細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這些個惑呀，就是波浪，啊，好像那海裏的波浪一樣。

所以那講那個第八識，《八識規矩頌》，那說：浩浩三藏不可窮，淵深七浪境為風；受薰持種根身器，去後來先作主公。

「浩浩三藏不可窮」，浩浩啊，是大的樣子，多的樣子，啊，很多的意思，很多meaning，那就是啊，這個第八識。所以你這個很多meaning的法師啊，就是要講第八識，你這個多meaning的法師，就講第八識；少meaning的法師呢，就要講如來藏。唉，我們這個第八識啊，它浩浩三藏，啊，這個過去的所藏、現在所藏、未來所藏；不可窮，窮不盡的，好像那波浪無窮無盡。

「淵深七浪境為風」，淵深七浪啊，這個七識，哦，很深的，它傳送，啊，由第六意識，傳到第八識，由第八識又傳回來到第六識，那麼來回呀，就做一個通信的，postman（郵差），這個第七識啊，就是作postman，來回給送消息。

「受薰持種根身器，去後來先作主公」，受薰，它受這個薰染呢；持種，總啊，在這個第八識裏藏著這種的種子；這個種子在第八識裏頭，啊，受薰的長久了，這個種子，啊，就變成了根，變成身體，變成啊，這個六根、六塵呢、六識啊，啊，都生出來了。

那麼去後來先作主公，這個八識啊，我們人死的時候啊，它真捨不得你，你也捨不得它，啊！這個八識和你這個臭皮囊啊，好像啊，手拉著手啊，不放鬆；它想要走也捨不得你，你也捨不得它，叫它走，這樣走的時候啊，它最後走。那麼眼識跑了，耳識也跑了，鼻識、舌識、聲識、意識，啊，和這個末那識都跑了；這個第八識啊，啊，它不走，這啊，去後。

來先，你生人的時候啊，什麼先生啊？就是這個第八識先生，第八識先生出來，生出第八識，所以叫去後來先。作主公，作主公啊，就是做主人翁，它啊，就做boss（老闆）在這，做boss，是我們這個一個身體的一個老boss。所以你們誰願意做boss，那就是第八識，就是多meaning的法師。

「非一非異呀」，所以你不要跑到八識外邊去找如來藏，也不要跑到如來藏外邊再另外找一個第八識。啊，這個道理是什麼意思呢？就好像啊，那個冰就是水，水也就是冰；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，這個這是相濟的法，你若想找菩提嗎，只把煩惱一轉，就是菩提，這叫啊，煩惱即菩提。生死即涅槃，你若想啊，得到常、樂、我、淨這種大涅槃的果德呀，那你把生死一轉，就是涅槃。即生死即涅槃，即涅槃即生死，這是啊，二而不二。你說它不二嗎？不二還二，還是兩個，不是兩個，是兩個；是兩個呢，還不是兩個；就是這麼樣子令你啊，不知道是多少，數也數不過來了；這個數目雖然是很少的，他還是弄不清。

有一個人呢，聽說這個七大，他想要知道啊，什麼是七大，怎麼七大就是如來藏性？啊，他打這麼一個妄想啊，不要緊，就給會講七大的人呢，又找出麻煩來！那麼現在誰會講這個楞嚴經的七大，可以呀，不要害怕，來啊，給大家講一講！不要做啞巴！有人講沒有？啊，沒有人講，我來講一講！

這個七大呀，怎麼叫大呢？大，就是徧滿一切處，周徧法界的，不是啊，在一個地方，不是不在一個地方；它無所不在，無在無不在，這七種啊，都是這樣子，周徧法界，所以呀，叫七大。那麼方才這個果修講這火大是這樣子。那麼其餘啊，地大、水大、風大、空大、識大、見大，都是這樣子，都是啊，周徧法界。

因為它周徧法界，人呢，只見到一點點，不知道它周徧法界，所以就不認識這七大，以為自己呀，是大；那麼就不知道那個七大。其實啊，加上自己就

變成八大！前邊那個七大，沒有自己這第八這個大，大的厲害！因為那七大，都是這個八大才能明白它；你這個要不是八大明白它，那麼那七大根本沒有人知道，所以還是啊，保留你那個八大最好！

Door2-176-037

一切眾生，平等一性。但是真如隨緣成立。

這「一切眾生」：就是所有的眾生。「平等一性」：平等，在凡夫也沒有少了一點點這個一性，在諸佛也沒有多了一點點這個一性。所以上至諸佛，下及一切眾生，是平等平等的，所以叫平等一性。那麼這一性啊，就是佛性，「唯一佛性」，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」；這「一性」，也就是「一乘」。

這一乘啊，那麼一切眾生，都具足啊，這個一乘的功德性。所以說，「但是真如隨緣成立」：這一切眾生啊，為什麼做了眾生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真如隨緣；也就是啊，由無量劫以來，這種惡習呀，薰到這個如來藏啊，變成這個「識」了，就是識藏。那麼這種的情形是隨緣，可是啊，雖然隨緣，它可不變；隨緣成立，而有眾生，但是本性呢，這一性啊，它還是沒有變。

依他無性，即是圓成。

前邊我們講啊，這個三性，徧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徧計執性，啊，見著這個一種影塵，就生出一種徧計執性來；那麼由這個徧計執性過去了，就生出一種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，這個依他起性啊，是依照他而起的一種性，是由啊，因緣生出來的；因緣生出來的，是空的；那麼空，就是圓成實性；所以呀，這圓成實性就是空。

所以現在說，「依他無性，即是圓成」：依他這種啊，**因緣生出來的這種性**，

他自己呀，本身沒有性；本身沒有性，是空，空就是圓成實性。

一理齊平，故說生界佛界，不增不減。

這「一理齊平啊」：還是就是那個「平等一性」，所以呀，是屬於法性。法性是平等平等的，沒有增，沒有減。所以他說，「生界」：就是眾生界，「佛界」：就是諸佛的界。「不增不減」：你多成了一個佛，這佛界上也沒有增；多一個眾生，眾生界上也沒有增。所以呀，這一性平等，不增不減，我們這法性是一個的。

那麼說法性是一個，一理齊平，假如這個眾生啊，在同一個時候成佛了，這不沒有眾生了嗎？眾生是減少囉？或者這十方諸佛發大願力，他們又倒駕慈航來做眾生了，這個眾生啊，這個界不就增了？也不是。

這個法性啊，諸佛也是具足這個法性，眾生也具足這個法性；這個法性和法性啊，不能說增一點法性，減一點法性，不能的。這個在這個鈔文上有一段說，他舉出一個比喻來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說，東方的虛空，是眾生；西方的虛空呢，就是佛；你不可以拿東方的虛空，再把它放到西方的虛空那地方去；這虛空是一個的，所以呀，它不增不減；不能，你不能增一點虛空，或者減一點虛空，那麼這個一理齊平，這個道理也是這樣子。

第一義空，該通真妄；真非俗外，即俗而真故。

這「第一義空」：也就是個真空，也就是前邊所講那個真俗二諦那個真諦，這叫第一義空，換一個名字。「該通真妄」：它所包括的，「真」，就是妄；「妄」，就是真；真妄互融的，圓融無礙，所以該通真妄。為什麼呢？「真非俗外」：這個真，真空，真諦理，並不是啊，在那個俗諦理的外邊，「即俗而真故」：就是在這個俗諦的裏邊，就是真諦；不是啊，離開這個俗諦，

再另外有一個真諦。

為什麼說一切眾生皆堪作佛呢？就因為佛是眾生成的，佛本來就是眾生，我們眾生本來也是佛；本來是什麼佛呢？是具足佛性的。這個「理即佛」，往理論上來講，一切眾生就是佛。

所以這個「真」，沒有在那個「妄」的外邊，即妄即真，即真就是妄，看你呀，明白不明白？你若明白了，那個妄也變成真了；你若沒有明白，那個真就變成妄了。

本來這個鹹鹽呢，是調味的，你要會用；你若不會用，你就拿著那個鹽來當菜吃，當它，用它來做菜，那是啊，絕對不可以的。你要會用呢，把那個鹽呢，放到做什麼菜，放的相當，它也不太鹹，也不太淡，人歡喜吃。

那麼這個真俗也是這樣子，你若會了，就是那個俗，就變成真了，真非俗外，不是在那個俗的外邊另找一個真，啊，即俗而真故。

好像這空有，凡夫啊，是一定說這個空，「沒有了」，這個是空，他只知道這個理，說，啊，那什麼沒有，那空了；就是那有個什麼，那也是空的，這叫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。

你若明白這種的道理，「空有無礙」，你就沒有所執著了；沒有執著，那就得到解脫了。

Door2-177-038 45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雖空不斷，雖有不常，四相同時，體性即滅。

這個教的理論，這是這個終教，它也講「空」，講空啊，可不是那個斷滅的空，說是啊，什麼也沒有了這種空，不是的。它也講「有」，有，可也不是常有的那種的有。那麼這「空」，是真空；「有」，是妙有；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也不礙真空。所以呀，它也不是斷，也不是常，不像啊，外道所講那個「斷常」的這種道理。

「四相同時」：這個生相的時候，就是滅相的時候；住相，也就是啊，那個異相的時候。生、住、異、滅，雖然有四相的分別，但是啊，都在同時就具足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種相。所以才說「體性即滅」：它這個體性啊，也是空的。因為它是空的，所以就同時具有這個四種相，也同時啊，就沒有這四種相，所以體性即滅，就啊，寂靜而不動，這叫啊，體性即滅，它那個本體呀，是不動的。

為什麼它不動呢？因位它隨緣不變，所以呀，本體不動。如果動呢，那就不能談到不變，就變了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；所以體性雖然是不動的，也不礙這個四相的這種的動的相，也不妨礙這個動相，所以說啊，四相同時，體性即滅。

前幾天我講啊，學佛法的人，不要生出一種依賴性，不要以為有啊，錄音機，哎，就不寫筆記；你依賴這個錄音機，錄音機也就要依賴你，啊，說在我這啊，它一定會記得，這啊，它依賴你記得。那麼你自己呀，又依賴自己，啊，說我啊，記憶力不錯的，就不寫筆記呀，我也可以記它十年，然後再忘了；能在十年之內呀，我把它寫出來，過十年呢，也就不要緊，這依賴自己的這個記憶力好，也不寫筆記。

那麼不要生一種依賴性，也不要依賴自己，也不要依賴他人，也不要依賴啊，這個錄音機；啊，並且也不要依賴師父！啊，師父給我們講，我不明白就可以問，啊，所以我記不記它也不要緊。為什麼要這麼樣講呢？就因為今天中

午啊，講這個七大，我說你們會說話的，就不要做啞巴；要是不能說的呢，也不要勉強說；結果呢，啊，就很少人呢，講；但是講的，不太清楚；這就因為有一種依賴性的關係。

或者讀會了，時間一久又忘了，所以這個要讀會的經典，不要把它忘！你啊，到那個寶山上去把寶啊，拿到家裏；拿到家裏你又不保存它，又丟了，那就沒有什麼用。所以呀，我們人人都不要生出一種依賴性，要啊，有一種啊，自強的心，自己呀，發奮圖強，就發起一種的，啊！我一定要啊，啊，要把這個經典記的清楚！啊，我一定要修行！我一定要啊，把佛法研究明白它了！這叫自己發奮，自己呀，不要叫自己生出一種依賴性，那麼就很容易明白佛法了。

我告訴你們，當初我念經啊，念《地藏經》的時候，跪到那念《地藏經》啊，把這個膝蓋都跪的流血，啊，跪破了，再跪，覺的很痛！啊，你痛，我也不管你，痛就痛了，那麼過了，它跪破了還是一樣跪，以後它又好了。所以呀，這就因為沒有依賴性，它也就沒有法子了；你要有依賴性，喔，給它擦上一點藥啊，明天不要去跪囉，啊，那它就啊，愈發就厲害了，啊，就叫你啊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

我跪這個那念《地藏經》啊，那個地是磚地，不是，什麼墊子也都沒有的，你看，我到現在還是啊，這講經我不願意坐座墊，為什麼呢？我因為知道自己沒有福報，沒有福報坐的那麼厚的墊子啊，這個東西太受不了了！你們因為什麼要坐的那個墊子厚一點呢？就因為你們有福報；不過有可是有啊，有，你若享受過了，還是沒有了。

啊，就好像你有錢，啊，你就用、用、用，啊，用沒有了，這就窮了；本來你是很富有的一個人，你把它用了了，就窮了；這個福啊，也是這樣子。所以「享福是消福，受苦是了苦」，啊，我的苦太多了，所以願意受一點苦！

你們各位明白我的宗旨嗎？就是這樣子！

Door2-178-039

緣境斷惑，不二而二，有能所斷；二而不二，說為內證，照惑無本，即是智體；照體無自，即是證如。非智外如，為智所證；非如外智，能證於如。

緣境斷惑：這個緣，是啊，順著這個境，境界，而斷惑。「不二而二」：這本來呀，是不二而二的；以這個如來藏，隨這個境界，可是啊，隨境界斷惑，這就是啊，真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隨著這種因緣，而斷的這種惑，這叫不二而二。「有能所斷」：那麼雖然說不二，但是啊，又有一個能斷，一個所斷；能斷的呢，是這個如來藏性，隨緣不變的這種藏性；所斷的呢，是這種境界，這迷惑的境界。

那麼講的好像兩個，但是啊，也是不是兩個的，「二而不二，說為內證啊」：這個說法呢，就是啊，「外斷於惑，內證啊，這個智」，因為啊，你內證，有了智慧了，才能斷惑；你若沒有智慧，這惑就沒有法子斷。

「所以照惑無本」：但是你所斷的這個惑呀，這個智啊，照惑，就是斷惑；沒有一個本體；這個智，也沒有一個本體，「即是智體」：雖然沒有體呀，沒有一個本體呀，可是這個就是那個智的本體。

「照體無自」：這個智的本體呀，它沒有一個自體，「即是證如」：這就是所證的，所內證的那種如如的理，如如智，證如如理，就是沒有什麼造作的，即是證如。

「非智外如」：這個如啊，不是在這個智的外邊有這種如，「為智所證」：在這智的外邊有一個如啊，這是這個智能證得這種的如的理，不是的。

「非如外智，能證於如」：也不是啊，在這個如外另有一個智，再能證得啊，這個如。這如就是智，智就是如，所以呀，這如如智，證如如理，所以說二而不二。

世出世智，依如來藏，始本不二，則有為無為，非一非異。

「世智，和出世智」：世間的智，就是啊，這個語言，文字，文字般若，和啊，這些個科學，哲學，都是世間的智慧。出世的智，是什麼呢？是由這個文字般若，起觀照般若，達到實相的般若；實相的般若，就是出世的智慧。

那麼出世的智慧，它沒有一個體的；若有一個體，那麼就不能成「如」了。因為沒有體才「如」；如是相、如是性。

啊，「依如來藏啊」：這個出世的智慧，是啊，依照這如來藏性，而得到的智慧。「始本不二」：始，就是始覺；本，是本覺。那麼本覺，就是本來所有的這個覺性；始覺，是方才開始的這個覺性，這覺悟的性。所以呀，這根本智，就是本覺；那麼本覺，也就是始覺；這個始覺，也是由根本智啊，生出來的，所以說始本不二，始本呢，說是有始覺，本覺，本來就是一個，沒有什麼始，和本分別。

「則有為無為，非一非異」：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；世間智，就是有為法；出世間智，就是無為法。可是這個無為法，也要啊，從這個有為法來入手；你若離了有為法，也就沒有無為法；這個無為法，就是在這有為法所顯出來；有為無為，並不是兩個，所以說非一。你說它是，有為無為是一個？也不是。你說它是兩個嗎？又不是。所以叫非一非異。

Door2-179-040

故佛化身，即常即法，不墮諸數，況於報體？即體之智，非相所遷。

「故佛化身」：佛呀，有法身、有化身、有報身，故佛化身。「即常即法」：因為前邊所說的有為和無為，你也不能說它是一個，也不能說它是兩個；啊，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佛的化身。佛的化身本來是變化身呢，但是這個化身也就是個常，常身，也就是佛的法身。這佛的法身呢，是常住，啊，不變的；那麼這化身也是，也是常，也是法。

「不墮諸數」：怎麼叫不墮諸數呢？就是啊，你不能用這個自己的知見，來啊，度量它。這個佛的身呢，是不可思議的；你這個凡夫啊，不能說，啊，佛的身呢，是常的，是不常啊？佛的化身呢，就是變化呀，而不是常身，也不是法身呢？不能這樣講。

因為這個佛的身，不墮這個一切的數，不在這個數目裏頭。所以你不能用凡夫的知見，來推測啊，聖人的境界，來推測聖人的境界。你也不能說佛身是有為，也不能說佛身是無為，他不在這個有為無為之中，這叫不墮諸數，你沒有法子用這個數目來解釋啊，這個佛法。

「況於報體」：那麼化身尚且是「常」，是「法」，那麼這個報身，更是常的了！更也就是啊，佛的法身！所以呀，這個化身，也就是法身，也就是報身；這個報身，也就是法身，也就是化身；這個法身，也就是這個化身，這個報身。這三身，說是有三身，本來是一體，也就是啊，非一非異的。這是啊，用這個佛的三身，來呀，譬喻，來解釋，這個非一非異的，二而不二這個道理。

所以說，「即體之智」：就是啊，這個法身的本體，化身的本體，啊，報身的本體，之智，他的智慧所成就的；是啊，前邊所說那個「如如智，證得這

個如如理」。

「非相所遷」：這不是啊，這個四相，生、住、異、滅它所能遷變的了的。這個四相，不能遷變這個佛的法、報、化這個三身；這是啊，由如如智所顯現的。

以前呢，在印度有這麼一個女人，這個女人呢，她非常愛她的兒子，就怕她這個兒子啊，不長命，壽命不長；所以她就啊，發願，願意呀，她自己先死，希望她兒子啊，這個壽命啊，長一點。於是乎啊，她就跑到那個恒河啊，的邊上，就跳到恒河裏就死了；她說她死啊，希望她兒子壽命長一點。

那麼她死了之後，因為這一念的真心，為她兒子，為愛她的兒子的生命，她自己呀，願意死，來呀，幫助她兒子；那麼她呢，死了之後就生天，生到什麼天了？生到那個大梵天上去，在那啊，壽命啊，是非常長遠的。那麼本來她沒有希望她自己呀，生到天上去，做這個大梵天的天人，壽命啊，很長的，就因為她一念的慈悲，所以就得到啊，生天的果報。

那麼一切眾生啊，護法的菩薩，護持啊，佛法的菩薩，不應該呀，說這個佛身呢，或者有為，或者是無為，說一定。那麼要說這個佛呀，的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議，那麼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就是無為，有為也就是無為，要這樣說呢，這佛說啊，這個人呢，一定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護法，他這種護法的心呢，很切，他不願意呀，說這個「法」的這種壞話，也不願意生一種懷疑心，啊，用這個凡夫的知見，來推測啊，這個佛的境界。她就這一念的信心，就可以呀，得到解脫；啊，你就不求解脫，這個解脫也會有的。

就好像啊，那個女人呢，本來她沒有求生梵天；啊，她為愛她那個兒子，他

就生到梵天上去，得到梵天的果報。那麼這護法菩薩呢，他本來也不希望沒有說，我發這護法的心呢，我啊，要早一點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的我得這個無上正等正覺，我才發這護法的心，不是的；那麼他沒有這種的貪圖的心。所以佛說他會很快就得到解脫，就不想解脫也一定會解脫。就和那個女人呢，所得的那個梵天果報是一樣。

如是義類，亦有眾多；次第對上，如楞伽等經，起信等論。若會上二宗，廣如別說。

像前邊所說這個義類，這個義呀，相同的，同類的，「亦有眾多」：也有啊，很多很多的這種的道理。「次第對上」：那麼很有次第的互相對著，這法相宗，和法性宗這個道理互相對著。「如楞伽等經」：那麼這個道理呀，好像楞伽等經，楞伽經是一種，還有勝鬘經啊，之類的；還有其它的經，楞伽等經。「起信等論」：好像啊，這大乘起信論呢，或者中論呢，這個道理，相同的地方很多。

「若會上」：你假設你要想明白上邊呢，這個法相宗，和法性宗這個道理，「廣如別說」：那麼現在講啊，只不過一點點，講的很少；你想想啊，徹底研究這兩宗的不同，那麼就要研究法相宗，和法性宗啊，這兩宗的這種的部類才能明白。

Door2-180-041

四頓教中，總不說法相，唯辨真性，亦無八識差別之相。一切所有，唯是妄想；一切法界，唯是絕言。五法與三自性俱空，八識及二無我雙遣。

這第四啊，是講的這個頓教。這個頓教的教義裏邊，「總不說法相」：啊，很少很少啊，說這個法相的道理。「唯辨真性」：就是辨明了這個真性，自

己的真性。「亦無八識差別之相」：也不像前邊那個叫生滅的八識；有不生滅的八識，如來藏等等，這都沒有了，啊，沒有八識啊，差別之相。

「一切所有，唯是妄想」：那麼這一切有為法呀，所有的有為法，都是妄想所造成的。「一切法界」：一切法的性，法界，也就是法性。「唯是絕言」：那麼沒有什麼話好可講的，這個言語都絕了，沒有話可說。這就是啊，在這個淨名經上，這個維摩居士，和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，問答；那麼文殊師利問這個維摩居士，什麼叫不二法門？維摩居士，啊，把這口一閉啊，什麼也不講。這就叫絕言，這個絕言就是不二法門。

啊，「五法與三自性俱空」：五法，這五法呀，在這是說的，名一法、相一法、妄一一法、正智一法、如如一法，這是五種法。這五種法呀，都是虛妄的。那麼這個五法門，也可以說是「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有法、心不相應行法、無為法」，這也是五種法。

那麼這個提婆達多也有五種法，提婆達多這五種法呀，它是和釋迦牟尼佛這個法相反的。釋迦牟尼佛教化一切的弟子，可以呀，受用這個乳類，慈悲為懷，方便為本；施主供養什麼，就用什麼，所以可以受用這個乳類，牛奶，可以呀，喝牛奶。提婆達多教他的弟子啊，不准受用一切的乳類，一切的乳啊，不可以用的；這是啊，他認為比釋迦牟尼佛的高，高一籌了。

第二呢，釋迦牟尼佛這個弟子出去托鉢，應供，他們應供的時候，有的這個貪吃的徒弟，就找那個有錢的人家去化這個齋飯呢，非常好吃，魚肉都啊，都啊，給他供養一鉢回來，回來他就吃魚吃肉。那麼提婆達多就叫他的弟子啊，說我的弟子不准吃肉的，不准吃肉，那麼這是第二個法。

釋迦牟尼佛教化弟子，不要啊，貪著一味，這個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呢，就馬馬虎虎的過的去就算了。這個提婆達多教他的徒弟怎麼樣教呢？不准吃

鹽；鹽，都不准吃，那麼其它的酸、甜、苦、辣，更不要講了，也都不准吃，不准吃有滋味的東西。

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可以穿糞掃衣，怎麼叫糞掃衣呢？就是在人糞推裏頭啊，撿出那個布，來做，洗淨了做成衣服，就叫糞掃衣。這個提婆達多呢，教他徒弟啊，穿衣服不准呢，裁剪，就是這麼披著一塊布，就那麼樣子穿著一塊布，也不准用剪子來裁剪，那麼這是第四種法。

第五種呢，他教他弟子，要啊，不能住在這個城市的中心，聚落的中心；無論在城啊，市啊，是在聚落啊，在部落啊，都要住到那個邊的地方，不要住在那個裡邊，這第五種，這提婆達多這五法。

「三自性」，這個自性啊，有人知道這三自性都是什麼？這個善、惡、無記，這三個性來講一講。善性、惡性，善性，就是歡喜做善事，做這個善功德的事情；惡性，就歡喜做惡事，就歡喜造這個罪孽過，造罪、造孽、造過。你做善功德，就啊，可以升天；你造罪孽過，就墮地獄。那麼是升天堂，墮地獄就是在你這一念的性的分別；你要向上去，就啊，升天；你要向下去，就墮地獄，這個這善性、惡性。

這什麼叫無記性呢？無記性啊，就是非善、非惡，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惡；你說善嗎？他又不怎麼善；你說惡嗎？他也不怎麼惡；這叫無記性。無記性呢，也就是啊，不注意它，把它忘了它；凡是忘了它，也有個性在這，所以這叫無記性。這是三性，三自性。

還有一個講法，是啊，自性佛、自性法、自性僧，這也是三自性。那麼還有那個徧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也是三性。

那麼這三自性，「俱空」，是了不可得的，五法三自性俱空，這個五法也是

了不可得，三自性也是了不可得，所以叫俱空。

「八識及二無我雙遣」：八識，這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識，再加上啊，這個末那識，阿賴耶識，這八識。這八識啊，是造了很多麻煩的事情給我們，我們能分別一切物，都是因為這個識；我們做了一切的顛倒事，也是因為這個識。這個識，眼見色塵，耳聽聲塵，中間呢，就生出這種識來了，分別！哦，這個色是好，這個色是不好；啊，這個人是個美國人，哦，這個人是個日本人，那個人是菲律賓人，這分別。

你能認識這個，這都是識的作用，識的作怪；因為這個識，你有一種分別的心，就生出很多的煩惱，麻煩，生的很多麻煩。

那麼現在這個八識，雙遣八識，把它都不要了，拋到啊，九霄雲外去，九霄雲外恐怕有沒有聽過，就是十萬八千里好了，拋到十萬八千里以外，遣。「二無我」，這二無我，本來我就是一個，怎麼二無我呢？怎麼有了個「二」呢？二，就是「人無我」，「法無我」，人法雙亡。人法，和這個八識，俱遣呢，啊，都不要了，找不著我了。

所以說，念佛是誰？念佛是誰？這就是啊，八識二無我俱遣，找這個「誰」字！**根本這個我念的佛，怎麼還要找呢？**哎，就是這麼矛盾！就是這麼矛盾！

啊，沒有事情啊，找一點事情來幹一幹；啊，沒有麻煩，找一點麻煩來受一受；這俱遣；俱遣呢，就沒有了。這個人無我，法無我；人無我，沒有我執；法無我，沒有法執。這兩種執著要是沒有了，這就得到解脫了，也就是無相了。所以在後邊他說。

Door2-181-042

訶教勸離，毀相泯心；生心即妄，不生即佛。

「訶教」：在這個頓教啊，就訶斥這個二乘了；訶斥二乘啊，是「焦芽敗種」，是「自了漢」，就是訶斥這個小乘教的人，罵他們。啊，「勸離」：就勸他們，說，你要發菩提心囉！你不要這麼沒有出息囉！你不要這麼樣子，啊，也不曉得做事，只知道吃飯，就鬧這二乘人，勸離，叫他離開這二乘，修大乘法，這勸離，勸他們離開。所以就說啊，那是火宅呀！你快呀，出離這宅了！勸離。

「毀相」：啊，把這一切的相啊，都毀壞了它，不要它；「泯心」：把心也沒有了。這叫啊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心也沒有了。啊，「生心即妄」：你若生出這個一個心來，這就是啊，妄想；「不生即佛」：你若不生這個心，這就是佛！啊，你無念、無住、無著，這就是佛的境界！「一念不生全體現」，所以說，不生即佛，你能啊，一念不生，就是佛！

但是這個談何容易一念不生，我們這個念呢，唉，天天生不知多少？像那個水波浪那麼多，像那個恒河沙那麼多，啊，沒有法子叫它不生。不生，並不需要怎麼一個方法，你就不生就可以了嘛！

亦無佛無不佛，無生無不生，如淨名默住，顯不二等，是其意也。

前邊所說，「你若生心，就是妄想；要是不生心，就是佛」，生心，不是說生這個妄想心，就是生這個菩提涅槃心，這都是妄想！所以呀，你一生心就是妄，不生就是佛了。

那麼就說「亦無佛無不佛」：怎麼叫亦無佛呢？無不佛呢？這是說啊，眾生，在眾生上啊，還沒有成佛呢，亦無佛，沒有成佛。無不佛，將來呀，可決定都是成佛，沒有不是佛的；暫時是眾生，將來就是佛，所以說亦無佛無不佛。

「無生無不生」：也是這個道理，沒有眾生，眾生啊，都成佛了；可是啊，成佛的是眾生成的，所以說啊，無生無不生，沒有不是眾生。這個道理呀，就是「生佛平等」，眾生就是佛，佛就是眾生。

那麼又說回來，「平等真法界，無佛無眾生」，佛也沒有了，眾生也沒有了，這也是無佛無眾生。那麼若能證得這個平等真法界，這種的道理呀，就是沒有佛，沒有眾生了。沒有證得這個理呢，這個時候，佛還是佛，眾生還是眾生。那麼你要是啊，執著有佛的人，所以就說呀，沒有佛；因為人呢，生出一種執，執著佛的這種心，又是執了；所以破這種執，說沒有佛。平等真法界，無佛無眾生，這就破啊，眾生的執著。

那麼這種啊，破這種執著的道理，並不是說呀，就是沒有佛了，也並不是說，就是沒有眾生了；啊，佛呀，還是佛；眾生，還是眾生；這是說個理，說個道理，這種道理，平等真法界，無佛無眾生。

「如淨名默住」：淨名啊，就是維摩詰經，這維摩經上的所說的道理。在維摩經啊，有三十二個大菩薩，互相研究啊，怎麼樣叫不二法門？互相研究，啊，這個不二法門。那麼你說你的道理，他說他的道理；可是啊，無論誰說誰的道理，都是講這個不二法門，講的是這個不二法門。那麼這個不二法門呢，本來是沒有話可講的，沒有話可說的。

為什麼呢？這一說呀，就一說，就不是不二法門了。這是怎麼樣呢？這是啊，就想用這個言語，來呀，說出來不能言的道理，啊，又用這個言語，來把這個能說出來的道理，也要不要說，不要說它。那麼這三十二個菩薩，是各說這個不二法門。然後啊，就請教啊，他們這個老學長啊，就是老資格的，老戒師父啊，新受戒的就新戒師父，這個受戒久遠的叫老戒師父，那麼這就要請問老戒師父了。好像這幾個新戒，這研究來研究去，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；說，哦，我們請問老戒師父了，也就是請問這個老資格的；於是乎啊，就請

問這個文殊師利菩薩。

文殊師利菩薩，啊，什麼問文殊師利菩薩，什麼叫不二法門，入不二法門？我們這啊，入不二法門。怎麼叫不二法門呢？就是沒有話講。所以我們這佛堂啊，裏邊呢，很少人講話，沒人說話，這就是不二法門了。

文殊師利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他又說啊，照著我的意思來講啊，「於一切法」，對於所有的一切法呀，「無言無說，啊，無示無識」，沒有什麼話可以講的，也沒有什麼表示的，也沒有什麼可認識的；並不是說或者寫出一個字來，你認識這個字；或者畫出個圖來，啊，你認識這個圖，不是的。啊，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」，這就是不二法門。

那麼文殊師利呀，是這麼說，他說呀，這個不二法門，沒有問也沒有答，這個就叫啊，入不二法門。文殊師利說完這話之後，啊，他自己呀，也不知道對不對？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對不對，是啊，覺得人，一般人還沒有明白；啊，他說了這個話，一般人就說，不二法門怎麼沒有話講？就有幾個人呢，當時有幾個這個羅漢呢，或者菩薩，這個小境界的，就不知道怎麼不二法門，怎麼不能講，也不能說，也沒有表示，那怎麼就叫不二法門了呢？

於是乎啊，文殊師利，又轉問呢，這個維摩居士，說，你說怎麼樣？我說是這樣子講，你看我講的對不對？你再說說這個不二法門，究竟是怎麼樣子？就問這個維摩居士。

#### Door2-182-001 46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說了這個不二法門這個道理，唯獨仁者你呀，就是維摩居士，啊，「當說何等」，你應該怎麼樣講呢，這個不二法門呢？啊，是入不二法門呢？「時維摩居士，默然無言」，這，這個說的豁然，豁然也就是

不講話的；默呢，也就是不開口；總而言之啊，這個不二法門，我告訴你們，現在傳給你們，就是不開口！

誰若問你不二法門，你就不要講話，那就是不二法門。你若不講話呀，他就不知道你是怎麼回事？人家問你一個問題，喝，你像放機關槍似的，突突突突突，啊，講了一大堆，人家知道你一點真東西都沒有。這個問答，你答非所問，問非所答，這都沒有意思了嘛！他問你什麼，你就答什麼；要是再不然的時候，你就不要答，就是啊，默然，不要答他。

所以文殊師利來考驗這個維摩詰居士，考驗這個維摩居士，說，你說這個不二法門是怎麼樣講呢？維摩詰居士，坐那地方不講話！啊，所以我告訴你們，「不二法門休開口啊」，絕對不可以開口的！「第一義諦莫妄談」，妄談呢，就是人家問你一句，你就講十句，這講的，啊，沒有意思。

那麼這個「如淨名默住」：默住啊，就是啊，默然呢，不開口了，默住。「顯不二等」：顯呢，表顯出來呀，這個不二法門這個道理。那麼這個不二法門，「是其意也」：這就是啊，它這個意思了。也就是啊，前邊那個所說的，「亦無佛無不佛，無生無不生」，就好像啊，這個說沒有話講了，絕言了。

這個絕言呢，你若能忘言，就和「道」合。忘言呢，就是不知道怎麼樣講話，不會說話；你本來會說話，但是不知道怎麼樣說呢，這個話；但是不是說我不知道怎麼樣說，不知道怎麼樣開始啊，要是話呢，還可以說的很多，那就不是忘言了。「亡言就可以合道」，與道相合了。

「虛懷與理通」，你若能以呀，虛懷，虛心，就是虛心呢，怎麼叫虛心呢？就是沒有貢高我慢，沒有啊，我執、法執。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」，自己有道德，你就好像沒有道德似的；啊，你有智慧啊，就好像沒有智慧似的。不要以為自己有一點點的道德，這覺得這個法界都沒有地方放我了，我怎麼辦？

到什麼地方去？這麼這個法界，你把法界都充滿了，法界都放不下你了，就自滿呢，自己滿了，那就不是虛懷了。虛懷，就是自己不自滿、不貢高我慢、不妒忌、不障礙，這都叫虛懷。

本來這個人呢，不如我，但是我也覺得他比我好，我覺得他什麼都比我自己好，這是虛懷。「有若無」，有啊，就像沒有似的；「實若虛」，你呀，有真實的智慧，也不要自己自滿，要謙虛(謙，就是啊，恆謙的謙)，謙虛。你若能以呀，虛懷、不自滿，這就啊，和那個真理，能通了。

你若再能不生心了，就和這個「真」合成一個了。你再能把你的這個智慧不用了，把智慧不要了，這就和佛是一樣的。我們為什麼沒有成佛呢？就因為我們覺得，哦，看我多聰明！我這個智慧也多，比旁人高，這麼有這一種啊，執著，所以呀，就不成佛了，和這個聖人呢，就不一樣了。

聖人呢，都是看一切人呢，都是聖人，所以他自己就是聖人。佛呢，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所以他自己就是佛了。那麼這個維摩居士不說話了，這是啊，正顯明出來這不二法門，這就是啊，前邊所說這個道理的意思。

## Door2-183-002

五圓教中，所說唯是無盡法界；性海圓融，緣起無礙，相即相入。如因陀羅網，重重無際，微細相容，主伴無盡。十法門，各攝法界；義分齊中，當具宣說。

五、圓教中：現在講到這個圓教，這個圓教，在這五教裏邊，它是最後的，所以呀，就是最圓滿的；這個圓滿，就是啊，很多的意思，很多的meaning，今天晚間，也是多meaning的人，來翻譯多meaning的教，這是啊，圓融無礙，那麼一定是啊，翻譯的會很好。

「所說唯是無盡法界」：怎麼說是多？意思呢，多meaning呢？你看無盡嘛！沒有盡，所以就是多；若有盡，就談不到多了；有窮盡，那就是啊，有數量；這個無盡，無盡無盡就沒有了的時候，啊，所說的都是無盡的道理，重重無盡，左一層，右一層，啊，所以叫沒有盡。

「性海圓融」：為什麼說它無盡？就因為這個性海圓融，性海裏邊，這是清淨本源，周徧法界，這性海。怎麼它就周徧了呢？就因為啊，說是圓滿了，這個意思也很多了，這圓性海圓融。「緣起無礙」：那麼性海本來是個靜的，但是它若生起動的因緣來，也沒有障礙，互相無礙的；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；動也圓融，靜也圓融；這就是緣起無礙。

「相即相入」：這個一，即一切；一切，也就是一；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這相即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；不是在那個多外邊有個一，也不是在那個一外邊有個多，這是相即。相入，相入就是啊，重重無盡呢，這種道理，互相啊，容攝，互相啊，容攝，這是相入。

「如因陀羅(ㄉㄚˋ)網啊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帝釋天前邊呢，那個網羅幢一樣。網羅幢怎麼樣呢？「重重無際呀」：沒有邊際，你找不著邊際，重重無際。

「微細相容」：這個微細微細的，也互相啊，那麼容受，容納，互相容受容納。「主伴無盡」：這種的主也無盡，伴也無盡，主伴呢，都無盡。

「十十法門」：每一種啊，都是說的「十」；啊，好像說的這個「十身」，這個身呢，有十種，如來身有十種；「十忍」，啊，忍也有十種；「十眼」，這個眼睛也有十種；這個神通，也有十種，有十種神通；又十種啊，這個「玄門」，玄妙的門，也是十種；這個有十種的所以，所以呀，也有十種，這叫十十法門。在《華嚴經》上，無論講一個什麼法門，都是十，十十法門。

「各攝法界」：每一法門呢，都是周徧法界，攝，互相攝入啊，相攝相入啊，周徧法界。「義分齊中，當具宣說」：現在呀，只說說，說一個簡單的意思，要是啊，往深了說，往詳細來講，在那個義分齊呀，那科裏邊呢，會啊，再往詳細說一說。

二依教開宗，宗乃有十，如經宗中辨。

這個二啊，就是依因為這個教啊，才能開宗，開出一個宗旨。這個宗旨啊，開出來，「有經宗中辨」：那麼在這個經，以何為宗啊？那裏邊辨明，會辨明的。

Door2-184-003

第四總相會通，曲分為二；先通會諸教，後會化儀前後。

這第四啊，「總相會通」：這總起來前邊呢，所說這個諸相，把它會合起來呀，融通。「曲分為二」：那麼很勉強的，不是用這個直的道理來分它，用這個彎曲的道理，所以呀，就很勉強的分為二，分呢，兩種，兩科。

「先通會諸教」：那麼先呢，就通會這其它的這個諸教，就是啊，所有這些個法師啊，所說的這個教，要把它會通起來，會合起來，把它合成一起。「後會化儀前後」：那麼然後啊，再說這個化的，啊，這個教化的儀式，或者前呢，或者後，那麼都把它會通起來。

今初，諸德立教，各自所據；今雖立五，亦會取諸說，略有五重。一、或總為一，謂唯是如來，一大善巧攝生方便，一音所演；則前之二師，立一音者，不失道理。

現在呀，講頭一個，所以叫「今初」：現在講這個頭兩位啊，這個大德，所以「諸德」：諸德啊，就是一切的大德高僧啊，都叫諸德。那麼現在呢，就是先說這兩位。這兩位是誰呢？就是羅什法師，和這個菩提流支法師，他們兩位。立這個一音教，現在啊，講這個一音教。

所以說，「諸德立教」：這個所有的大德法師啊，他立出一個教來，都有他自己的道理，所以呀，「各自所據」：那麼也可以說各有所據，各自所據。那麼就是他每一個呀，他自己有根據，他根據一種道理，一種經典，來立出一種教。那麼既然這個樣子，現在呀，「今雖立五啊」：現在立出這五教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教，立出來了。

「亦會取諸說呀」：這個立這五教啊，不是說華嚴宗啊，這個清涼國師啊，他自己立的這個教，也是啊，會取諸說，會通了把以前這些個大德，所呀，有的這個根據，自己呀，根據這個道理，來會通了它。就是啊，大家放到一起來看一看，哪一個道理呀，是應該呀，放到哪一個教裏頭？應該屬於小教，啊，就歸納到小教義起；應該呀，始教，就歸納到始教一起；應該終、頓、圓呢，那麼各有所歸，各有所會，會通它，所以這叫啊，亦會取諸說，用啊，這個各大德呀，所立的這個教，這個道理。

「略有五重」：那麼很簡單的，很簡略的有五重。這第一呢，「或總為一」：或呀，總起來，把如來所說這個一代時教啊，都給總起來，總起來作為一個教，作一個教。「謂唯是如來」：說這個呀，就是啊，佛呀，單單的，「一大善巧攝生方便」：用這一個種最大的這個善巧；攝生，就是度啊，度眾生這個方便法門，「一音所演呢」：這個就是用一各音聲來演這種教。

「則前之二師」：那麼前邊呢，所說的這兩個法師，就羅什啊，和菩提流支。這兩位法師，「立一音者」：他立一音教，「不失道理」：他呀，有他的道理，不會失去他立教的這種的根據的道理。

二或開為二，此更有三：一，對小顯大，初是半字，後四皆滿，則無違二藏等言。二，對權顯實，則前二是三乘，後三為一乘；則不違法華四乘。三者，三四二教，雖則泯二異前，而對三顯一，曲巧順機，後一直顯本法，一向不共二乘；如智論說，此同印公平道屈曲。

前邊這一義是講的一音教，現在呢，「或開為二」：那麼這個二啊，就或開為二，或者有這麼一個法師，又把它分開有兩種；兩種啊，啊，就是聲聞呢，和菩薩。在這裏邊呢，又分出啊，有三乘，有三種的說法。這三呢，第一，就是啊，「對小顯大」：對著這個小乘啊，來顯明了這個大乘的道理。

那麼這個小呢，就是半字教；大乘呢，就是滿字教。這「後四」：後邊呢，這個第四，第四啊，就是這個頓教，和啊，第五是圓教，這都是滿字教。「則無違二藏等言」：要是這樣說呢，就是與這個二藏啊，有聲聞藏，菩薩藏這兩種說法，就不相違背。

第二，「對權顯實，則前二是三乘，後三為一乘」：第二種是啊，對權，來呀，顯實，顯這個實教的理體。那麼這樣說，在前邊這個二，就是啊，小教，和這個始教這兩種，是三乘，這是三乘教。後三為一乘，後邊呢，這個終、頓、圓呢，這都屬於一乘。「則不違法華四乘」：那麼這樣說法呢，就和這個法華，這個三乘，再加唯一佛乘，這個道理呀，就不相違背。

三，有「三四二教」：三者，第三者，這個三四二教，三四二教，三，就是啊，這個終教；四呢，就是這個頓教，這三四啊，這兩種教。「雖則泯二異前」：泯二啊，這個三就是終教，四就是頓教，這兩種教啊，是把前邊那個小乘教啊，包括了，沒有前邊呢，那個小乘啊，和這個始教啊，都給啊，泯了；泯，就是啊，沒有了。異前，和前邊呢，那個道理，稍微不同一點。

「而對三顯一」：對這個三乘教，顯出這一乘教。「曲巧順機」：這個用這個權巧方便的這個方法，來隨順這個眾生的機宜。「後一直顯本法」：在這一乘教啊，這就直顯這個法的本體，「一向不共二乘」：不共於二乘的。「如智論說」：就好像啊，大智度論上啊，所說的那個道理。「此同印公平道屈曲」：這個說法呢，就和這個印公啊，所講的那個平直教啊，和屈曲教啊，那個道理相同的。

### Door2-185-004

三或分為三：初一，小乘；次一，三乘；後三，一乘。或唯後一是不共一乘，智論指此以為不共，大品等經共二乘說故，此三亦順四乘。又梁論第八云：如來成立正法有三種：一、立小乘；二、立三乘；三、立一乘，第三最勝故，名善成立；此亦同妙智經，真諦三藏，部異執疏，第二卷中，亦同此說。

那麼三呢，又有人或者把它分開呀，成三種，三科。「初一，小乘」：第一啊，就是小乘教；「次一，三乘」：那麼二啊，就是這個始教啊，又叫三乘教；三呢，叫一乘教。「或唯後一是不共一乘」：或者又有說，最後這一乘啊，是不共二乘的一乘，和二乘不同的。

「智論指此」：那麼大智度論呢，指這個說，「為不共大品等經」：這是啊，不供這個大品般若經，「共二乘說故」：它呀，是不共二乘啊，說這種法的。

「此三亦順四乘」：這三種啊，也順這個四乘教這個道理。「又梁論第八云」：在這個梁攝大乘論呢，第八也說，「如來成立正法有三種」：如來呀，成立這個正法有三種。「一、立小乘，二、立三乘」：第一呀，就是小乘教所立的；第二所立的就是三乘教；第三呢，所立的就是一乘教。

「第三最勝故」：這個一乘教啊，是最殊勝的，最圓滿的，「名善成立」：這個名字啊，叫善成立。「此亦同妙智經啊」：這個呢，道理，和這個妙智

經所說的那個道理呀，是一樣的。「真諦三藏」：在這個真諦三藏法師，「部異執疏」：他有一部疏啊，叫部異執疏；「第二卷中」：第二卷中啊，「亦同此說」：他所說那個道理呀，和這是一樣的。

四、或分為四。此亦二門，一、中間三教，存三泯二別故。開之為四，一、別教小乘，如四阿含等；二、同教三乘，如深密等；三、同教一乘，如法華等；四、別教一乘，如華嚴經。二、約歷位無位，開漸及頓，故分為四；總合二三，以為漸教，餘皆如名。

或者呀，又有人把這個佛教這個「分為四」：這是第四種啊，分為四教。這四教啊，也有二種門。第一種就是「中間三教，存三泯二別故」：中間這三教，就是啊，始、終、頓，這中間這三教；泯二，那麼前邊呢，小教，和後邊的圓教，這不屬於此；二別故，它是啊，和前邊的小教也不同，和後邊的圓教也不同。又呢，「開之為四」：把這個教啊，又開開分為四種。

這四種，「一、別教小乘」：前邊他說那個不同啊，這個別教的小乘，「如四阿含等」：就好像啊，四阿含等經啊，所說的那個道理。「二、同教三乘，如深密等」：深密啊，經等啊，所說的道理。「三、同教一乘，如法華等」：好像法華經，及啊，涅槃經等。「四、別教一乘」：第四啊，是別教一乘，「如華嚴經」：好像這個華嚴經，這是特別的，和其它的經典都不同。這是前邊呢，這個第一。

第二呢，「約歷位無位」：歷位呀，修行本來應該一步一步的修行，可是啊，這種教呢，就不需要；無位，不需要一步一步的去修行。「開漸及頓」：這個為什麼不需要一步一步去修行呢？這就是一種頓教。按這個漸呢開開他，變成頓教，「故分為四」。

「總合二三」：總合啊，這個第二的始教，和第三的這個終教，「為漸」：

為漸教，因為第二第三呢，他們是一步一步的，所以呀，把他們合起來，所以又名叫漸教，這是啊，開四教的這個名稱。「餘皆如名」：那麼其它就還像本來那個名字那樣子。

五、或分為五，如前所立；以漸中有始終故，然取多分，略指數經，實非局判，以一經中，含多教故。

前邊那是啊，把這個佛的一代實教，判為四教，那麼所以呀，又有一個分出來一個漸教，漸呢，就是這個第二，和第三合到一起叫漸。現在這是啊，「五、或分為五」：或者呀，把它分開為五教，「如前所立」：就像前邊呢，所立的那個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五教。

「以漸中有始終故」：那麼在這個四教裏邊有個漸教啊，它這個漸教裏邊就包著始、終這兩教的緣故。「然取多分」：然而啊，這是啊，取其中的多分的道理，「略指數經」：略略的指出來啊，那麼前邊這幾部經。「實非局判」：不是一定啊，就是這幾部經啊，就判一定是哪一種教，不是啊，是很死板的那麼判它就一定了，不是。

「以一經中啊」：以這個一個經，一部經裏邊呢，「容多教故啊」：也包容很多種的這個教理呀，的緣故；所以呀，不能用一部經啊，來呀，局判它，來呀，有一定的判它是屬於哪一個教，不能有一定的。

Door2-186-005

第二，化儀前後者，今辨如來一代時教，略啟十門：一、本末差別門；二、依本起末門；三、攝末歸本門；四、本末無礙門；五、隨機不定門；六、顯密同時門；七、一時頓演門；八、寂寞無言門；九、該通三際門；十、重重無盡門。

華嚴經的道理呀，多數都是講「十」，本來是一個，它就變成十個，十個又講出百個，百個就講出千個，千個講出萬個，就啊，無盡無盡；所以呀，把昨天來那個professor（教授）也弄糊塗了，就說是啊，這沒有法子，啊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就要把它不要了；因為不明白就不要它，那麼這是個好方法；可是啊，不要它永遠都不會明白的，那麼並且啊，也就是末法的一個預兆。

法怎麼樣末呢？就是這些個人，啊，這個地方不明白，不要它！哦，少了一點；那個地方不明白了，啊，這一品也不要它了，啊，取消它了。啊，這胳膊割去一條；又有一品不要了，啊，腿又斷了一條；所以就成殘廢了，不能走，也不能行了，爬都爬不動了。

現再第二，講這化的儀式，教化的儀式，前後，前後者，這個講教化的儀式前後這個說法。「今辨如來一代時教」：現在說明了這如來的一代時教，啊，「略啟十門」：這個不是詳細說，那麼很簡單的，很省略的來呀，把它開啟十門，開開十個門。

第一個門，就是啊，「本末差別門」：什麼叫本？什麼叫末？這個差別門。本呢，就是一乘；末呢，就是三乘；這個三乘，和一乘的差別門，有什麼分別，這第一門。

第二門呢，「依本起末門」：這個末呀，是從「本」那起來的，所以叫依本起末門。

「三、攝末歸本門」：這個依本起末呀，這叫「一本散為萬殊」；在攝末歸本門呢，這叫「萬殊仍歸一本」，一種啊，變成萬種；萬種啊，仍歸回來為一種，這叫攝末歸本門。

「四、本末無礙門」：本來在凡夫的知見上，本呢，就不是末；末，就不是本，本末呀，是不同的。在這華嚴的境界上呢，本末無礙，本，也可以說是末；末，又可以說是本，本末無礙；這是啊，看你怎麼樣講，這本末無礙，互相無礙；啊，本不礙末，末不礙本；本也可以作末，末又可以作本；這個這叫本末無礙門。

「五、隨機不定門」：這個隨機來感應，沒有一定，這隨機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沒有定法。

「六、顯密同時門」：六，這個顯，就是啊，明顯；密，就是秘密；明顯的也就是秘密，秘密也就是明顯，這叫顯密同時門。

「七、一時頓演門」：第七種的一時頓演門，在同一個時候啊，頓演三藏十二部無量的法門，在同一個時間，來演成的；啊，也就是啊，在如來所說的一句話裏邊，就包括了三藏十二部無量的法門，這一時頓演。

「八、寂寞無言門」：第八這個門叫什麼？寂寞無言，什麼也沒有，沒有話講了，什麼話也沒得講了。

「第九、是該通三際門」：第九啊，是這個該，包括，包括三際，通三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這個過去也可以當現在，現在又可以呀，當過去，當未來，這該果，該攝無礙。

「十、重重無盡門」：第十個門呢，是前邊那九個門所說的那麼些個道理，還沒說完，重重無盡，再若是說多一點更說不完的，重重無盡的，所以呀，professor也沒有法子了。

Door2-187-006

初中，本末同時，始終一類，各無異說。

在這個「初中」：是一開始，這個本末差別門。這個本末呀，是在同時啊，就有這個本末，不是啊，前後才有這個本末。「始終一類」：什麼叫始終一類呢？就是啊，這個小乘的，在佛說法這一生啊，始終他這個所學的，所聽的，所明白的，都是小乘。那麼三乘的呢，他所明白的都是三乘法，三乘根性的眾生。那麼一乘的根性的眾生，他就學這一乘法，這叫始終一類，始終啊，都各從其類。「各無異說」：沒有啊，兩樣說法。

然有三位：一、若小乘中，則初度陳如，後度須跋，中間亦唯說小益小；如四阿含經，及五部律。二、若約三乘，則始終說三，通益三機；如密跡經等。三、若約一乘，則始終唯為圓機說於圓極；如華嚴經等。其中不通小乘，復攝九世，該於前後，更無異說。

「然有三位」：有三個位置，這三個位子就是啊，這小乘，三乘，一乘這三個位置。「若小乘中，則初度陳如，後度須跋」：一開始啊，度陳如，後度啊，須跋。在這個中間，也常常啊，說這個小乘法，利益這個小乘的人。就好像啊，四阿含經，和這個五部律，這都是啊，度小乘的。

「二、若約三乘，則始終說三」：第二是啊，約這個三乘來講，就始終啊，都說這個三乘法。「通益三機」：那麼對於這個聲聞呢、緣覺、菩薩都有利益。「如密跡經等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密跡經啊，和其它經那所說的道理。

三，若約一乘來講，「則始終唯為圓機」：那麼由始至終啊，都是為這個圓機，「說於圓極」：說啊，圓融無礙到極點這種的妙法。像什麼呢？，就好像華嚴經。「其中不通小乘」：這華嚴經啊，不通小乘，但是可包括著小乘。「復攝九世」：又攝啊，時世，那麼這個華嚴經啊，攝這個九世。「該於前

後」：它該攝呀，前後，圓融無礙。

這個**九世**，過去三世、現在三世、未來三世。那麼過去也分三世，過去，過去的三世；現在，現在的三世；未來，未來的三世。那麼這個華嚴經啊，講十世，十世古今。那麼因為在這個經的本，本經啊，算一世；那麼所以呀，復攝九世。

所以這不容易的，「**莫道出家容易得，皆因累世種菩提**」，這個出家啊，你們不要把它看的輕了；你若沒有善根呢，就出不了家的。在當時佛住世的時候，佛的弟子跟佛出家，都是有大善根的。沒有善根的眾生啊，就沒有法子出家；你想出家，也不能成就。

在當時啊，有一個老年人，想去啊，從佛出家；那麼佛呢，到外邊去了，沒有在這個祇桓精舍。一般大阿羅漢，聽說這個老人要出家，就觀察他這個宿命的因緣。這阿羅漢，能看到八萬大劫啊，這麼長的時間，一觀察這個老年人呢，在八萬大劫這麼長的時間，也沒有種過一點點的善根；於是乎啊，就告訴這老年人了，說，你呀，不能出家的！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沒有種過善根，你沒有種過菩提種子。

啊，這老年人一聽，啊，自己年紀這麼老了，想出家那麼吃一點現成飯，穿一點現成的衣服，想不到這也是這麼困難，他不收。於是乎啊，啊，就走了；走啊，一邊走，一邊哭，就走到恒河的旁邊呢，就要跳河恆河！正著要跳恆河的時候，佛在後邊來了；佛說，這個老者，你這個老年人，你想做什麼？

他說，我想去跟佛出家，佛啊，沒有在這個廟上；佛的弟子說我沒有善根，不收我；我現在呀，年紀這麼大了，這個飲食啊，衣、食、住都很成問題的，所以我莫如啊，跳恆河死了算了，就算了！那麼佛說，你不要跳恆河了，我就是佛呀，啊，佛就是我呀！我收你出家，沒有人呢，敢不收你！這個老年

人，望望佛，哦，你收我出家，佛說，好！我是收你出家，佛帶他回去出家。

這些個大阿羅漢就都反對了，這奇怪了！他又沒有善根，怎麼叫他出家？出家回來，啊，沒有好久又證果了！問佛，說，他沒有善根，怎麼可以出家又證果呢？佛說，啊，你呀，只知道八萬大劫以內的事這個時間呢，八萬大劫以外你還不知道？在這個八萬大劫以外呀，這個老年人當時是一個斬柴的樵夫，那麼他在山上斬柴呀，是來了一個老虎！

這個老虎啊，啊，就要吃這個斬柴的樵夫，這個斬柴的就跑到樹上去；跑到樹上，這個老虎也很聰明的，就咬這個樹根，看看就要把這個樹根咬斷了，這個老年人在樹上邊呢，一看，這是完囉！啊，就念南無佛！這一聲南無佛呀，把這個老虎就給嚇跑了；所以呀，沒有把他吃了。那麼他就這一個南無佛！種的這個善根呢，現在成熟了，應該出家了。

#### Door2-188-007 47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然此三類，依於此世根性定者，常聞如上一類之法；故佛所演，各通始終，更無前後。

「然此三類」：這三類呀，就是說的前邊這小乘，和三乘教，還有一乘這三類。那麼「依於此世啊」：就是現生，不是過去世，也不是未來世，就現在這個世。「根性定者」：這個根性定者呀，並不是定性聲聞，所以呀，他是在今生啊，這個根性定；在過去生啊，他就這根性不定，將來呀，也不一定；所以呀，只是啊，根據這個今生，來講他這個根性定。

「者」：這一類的人。「常聞如上一類之法」：常常啊，他們聽見前邊所說這個小乘教，三乘教，和這一乘教，說啊，這種的法。「故佛所演呢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佛所演說的這個法，「各通始終」：這佛所演的法呀，都

通始終，「更無前後」：這個佛所說的這個法，各通始終，更無前後。

這就是啊，說的在今生，一開始講這小乘教，乃至於到最後，也是啊，講小乘教；一開始講三乘教，到最後還是啊，講三乘教；一開始講這一乘教，到最後啊，也講一乘。就是啊，各根性的這個眾生，就啊，聽各種的法，所以才說，各通始終，更無前後。不是說先講小乘，後講大乘；或者先講大乘，後講小乘啊！

這個在佛這個一代時教所說的法，啊，他都是啊，時時都有啊，說這種法；不是說先說小乘教，以後就不說了；或者先說大乘，以後就不說了，不是的。所以呀，這個各根性的眾生，聞到這個各種的法，所以才說各通始終，更無前後。

二、依本起末門，此有五類：謂初為菩薩說大，二為緣覺，三為聲聞，四為善根眾生，五為邪定。如出現品，日照高山，及三千初成喻中，廣辨其相，皆明先大後小。

二、依本起末門，此有五類：這第二呢，「依本起末門」：本，就是根本，就是一乘；末，就是三乘。那麼前邊那是說，各通始終，更無前後。現在呢，這就有啊，前後。所以佛法呀，講起來，它是啊，真是很多的meaning（意思），你怎麼講啊，怎麼有道理，但是你要會講；若不會講呢，就雖然很多的道理，也講不出來；若會講的呢，那麼就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左邊，也是源頭，右邊，也是源頭，左右逢源。這所以說啊，第二，依本起末門，依著這根本大乘，啊，再說這小乘門。

「此有五類呀」：這一個法呀，有五類，五個種類。這五個種類都是什麼呢？就是說的，「初為菩薩說大」：先的就為這個菩薩，為這個法身大士，說這個華嚴經，這叫啊，初為菩薩說大。也好像啊，這個太陽剛出來，那麼先

照這高山；太陽出來先照高山呢，這個高山就是一些個大菩薩，那麼所以呀，先為菩薩說大。

「二為緣覺」：第二呢，就是為辟支佛，啊，說這個小乘的法了。「三為聲聞」：這個聲聞呢，也是小乘，為聲聞說四諦法；為這個緣覺呢，說十二因緣法；為善根眾生的，就說五戒十善，說這個五戒十善這個法。啊，「五為邪定」：五，為這個外道眾生啊，就講這個出世的這種法。

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這個本經啊，就這華嚴經出現品。「日照高山」：那麼太陽出來先照這高山；太陽呢，就是譬喻佛；高山呢，就譬喻菩薩；太陽一出來，高山呢，先和太陽光啊，見面了。「及三千初成」：和這個三千比丘啊，初成啊，這個果的時候。這個「喻」：這個譬喻中。「廣辨其相」：在那個經文裏邊呢，詳細說這種的情形。「皆明先大後小」：這都是說的，先呢，說大乘法，後說的這小乘法。

## Door2-189-008

佛法裏邊，信不信，這講一種因緣。若有因緣，你講的不好，他也會信；沒有因緣，和你沒有緣的，你就講的好，他也不信。也要這個人呢，有善根，若沒有善根，他也不相信。所以有這麼一個對聯說的很好，說啊，「**天雨雖寬**呢」，這個天呢，下的雨，雖然下的很寬廣的這個地方。「**不潤無根之草**」，那個沒有根的那個草啊，你就雨雖然下的寬，但是它也不會啊，再活的，因為它沒有根了。說啊，天雨雖寬呢，不潤無根之草，這個潤呢，就是滋潤；就是啊，啊，本來它要乾了，要死了，那麼它得到雨一澆，它又活了。但是沒有根的草啊，你這雨怎麼樣澆它，它也不會活的，這叫不潤無根之草。

「**佛門廣大**」，這個佛的門呢，廣大，「**難度不善之人**」，你想度這個不善的人呢，是不容易的。雖然說，「屠夫扔刀，立地成佛」，但是他要扔才可

以的；如果他不扔，他就沒有法子成佛的。所以這個佛門廣大，難度不善之人。

所以你要是啊，不對他講，說是啊，我等你翻譯那天呢，我帶人來聽你的翻譯；那麼還會有點感應。因為你對他一說，他的貢高心就起來了；哦，我翻譯的最好，這個果又說我翻譯的最好，單要等著我翻譯這一天來，哦，他這就是不得了了，就啊，生出一種貢高心；這種貢高心呢，把他的智慧都遮住了。平時他不知道有這麼個境界的時候啊，啊，他不用心呢，不想要，啊，我要往好了翻譯，我要往好了翻譯，那麼翻譯的不錯的。

一有這個心了，一用這個心，這個妄想就在前邊呢，就打起來，先就說，啊，翻譯的好，這一些個人呢，啊，聽見我翻譯之後啊，他們一定啊，就都明白佛法了！一有這個心呢，就把智慧障住了，翻譯好，也翻譯不好了。因為他這個念頭在前邊呢，啊，把那個本來的智慧都遮障住。

所以呀，你們這個做居士的，切記不要說哪一個法師好，哪一個法師不好，哪一個法師有道德，哪一個法師，啊，沒有修行。你若一說他有道德，他就覺得，哦，某某居士說我有道德，噢，我這個道德是不小了！啊，我是有點修行了！

啊，就好像那個悟達國師似的，那悟達國師，我告訴你們，他呀，在漢朝的時候，是個大將軍！他有一個同事，也就是一個大將軍；他就妒忌他，妒忌他這個同事；他找一個莫須有的罪，就把他這個同事給殺了。那時候他的名字叫袁盎(尤)`；殺這個呢，叫晁錯。殺了之後啊，他自己就覺得這是不對！我把同事殺了，啊，這得要啊，生大懺悔！得要啊，認自己錯！啊，於是他就出家去修行去。

出家修行啊，這個晁錯想報仇，也就找不著他；找不著他，就等機會；一等，

等了十世，就是十生啊！在這十生之中，這個袁盎啊，都是出家修行，啊，修苦行，修種種的法門，那麼修行修行。

在這個九世啊，前九世啊，就一點錯處都沒有，啊，於是乎他的智慧就很高了，一生比一生智慧高，一生比一生智慧高。等到啊，這個悟達這一世，啊，他智慧更大了！所以呢，這皇帝就拜他做國師，皇帝拜他做師父，悟達國師！

皇帝賜給他一個沉香寶座，用沉香木啊，沉香木做一個這個個講經說法的這個座位，沉香木來做的。這個沉香木只可以皇帝坐，其餘的人都沒有資格坐的。啊，他上這個沉香寶座上，就生了貢高心了，往這上一坐，就，啊，覺得自己頂天立地了，啊，他就想了，他說，啊！世界上能坐沉香寶座的法師有幾個？

啊，他這麼生一念貢高心，啊，這個晁錯這個鬼就來了，這護法就不護他了；因為他生一念貢高心呢，這護法就都離開他了；離開不護他了，哈，這個怨鬼就來了！這個怨鬼晁錯一來呀！就把他從這個沉香寶座上拉下來；這一拉，用這個手啊，照他腿上就打了一掌；這一掌，把腿就打出一個人面瘡來！

啊，在腿上啊，生一個人的面，啊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都有，在腿上；這個口啊，哈，不是就那麼像那個相片，有嘴，但是不會吃東西；這個嘴會吃東西，啊，專門想吃什麼呢？專門想肉！他自己吃齋，那麼這腿這地方一定要吃肉，啊，沒有肉就痛的不得了，哈一定要吃肉！你看，就因為這一念的貢高心生出來，這鬼呀，就找著他了。

那麼找到他了，他也不知道是他因為生貢高心，有的這個病！以後呢，就來一個迦諾迦尊者！這個迦諾迦尊者呀，在四川那峨眉山上住。那麼在他沒有生這個人面瘡以前呢，就遇著這個迦諾迦尊者；迦諾迦尊者啊，就生病！生病，身上啊，都生了很多瘡，啊，又流膿啊，又淌水這樣子。其實呢，這個

迦諾迦尊者是示現呢，這麼一個病，病的樣子，就是來度這個悟達法師。

悟達法師啊，就侍候他，侍候啊，很多天，那麼他的病就好了。這迦諾迦尊者就告訴他，說你以後啊，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呀，你可以去找我去；你到我那去，我幫助你！這是在以前的事情。

那麼他生這個人面瘡之後，忽然間就想起這個迦諾迦尊者來；他於是他就到了四川，找著這個迦諾迦尊者。迦諾迦尊者，就要用這個三昧水，給他洗這個人面瘡，這一要洗的時候啊，這個人面瘡說了話了，說，你給他洗好了，我怎麼辦呢？啊，這個鬼就說了話了。迦諾迦說，你怎麼辦？我超度你了！你們這個冤冤相報何時了啊？那麼將來啊，我超度你了！

於是乎這鬼呀，一聽說有人要超度他了，那麼也就好了，那麼把這個悟達國師就放開；他人面瘡用這個三昧水一洗，就好了。

## Door2-190-009

約法，名從本起末；以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故，十八本二，皆大乘出故。約機，各是一類之機，非約一機前後大小。

前邊所說這個先大後小，就是約著這個「法」來講，這個名字呢，就是「從本起末」：從這根本呢，而生出來這個末，由這一乘啊，生出來三乘。所以呀，才說「以於一佛乘啊」：就在一乘啊，「分別說三故」：本來是一乘，但是啊，因為眾生的根性，有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所以呀，分別呀，說這三乘。「十八本二」：這個十八不共法，本來呀，和二乘不共的，是不共於二乘，也不共於菩薩，只有佛呀，這一乘，才有十八不共。

「皆大乘出故」：這個十八不共法，都是大乘啊，佛乘的道理。這十八不共

法呀，本來不共二乘；本來不共二乘，那麼就都是大乘了，都是佛乘了。若「約機」：約這個眾生這個機緣，「各是一類」：那麼每一類的眾生啊，他各是一類，「之機」：那麼小乘啊，有小乘的機；大乘呢，就有大乘機；三乘，有三乘的機。

「非約一機前後大小」：這不是說啊，一種的這個眾生的機宜呀，或者有前呢，後啊，大小，不是那麼個說法。這是在啊，這個同時，有啊，前後，大小；各所有的這個各類的機，不是說每一類的機呀，有前後大小。

### Door2-191-010

三攝末歸本門者，依無量義，初時說小，次說中乘，後時說大。故法華亦云：初轉四諦；深密、妙智雖復二時，三一不同，皆先小後大。

第三門呢，叫「攝末歸本門」：攝這個三乘啊，歸回到一乘這個門。這個門呢，這是根據這無量義呀，這個道理，或者無量義經啊，所說的道理。「初時說小」：依照這無量義呀，一開始，是說啊，小乘法；「次說中乘」：那麼等說小乘完了之後，又說中乘；說中乘之後，又說這個大乘。所以呀，這分出三乘。

因為有這種的關係呀，所以在法華經上也說，「初轉四諦」：在法華經啊，說是在這個波羅奈國，鹿野苑中，轉這個四諦法輪。「深密、妙智」：這個深密經，和妙智經，「雖復二時啊」：它們這兩部經啊，雖然說的是兩個時候啊，所說的三乘，和一乘不同，「皆先小後大」：可是啊，都是先說小乘，後說大乘。

四、本末無礙門者，謂初舉照山王之極說，明非本無以垂末；後顯歸大海之異流，明非末無以歸本。故本末交映，與奪相資，方為攝生之善巧矣！是故

通論總有五位：一、根本一乘，如華嚴經。二、密意小乘。三、密意大乘。四、顯了三乘，上三如深密。五、破異一乘，如法華。上之四門，圓通無礙；是則前後即無前後，無前後之前後耳。

四，叫「本末無礙門」：本末無礙，本就是末，末就是本；啊，本也不攝末，末也不攝本，本末呀，無礙；你說它是本也可以，說它是末也可以；這個第四啊，這個門就叫本末無礙門，沒有一定的，沒有障礙的。這個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先說大乘，以後又說小乘，說完小乘又說大乘；說大乘也可以，說小乘又可以，前後沒有一定的時候。

「謂初舉照山王之極說」：啊，這是說的，一開始，就啊，提出來，舉呀，就是舉出來這麼一個例子，舉出來這麼一個題目。什麼呢？就照山王之極說，這是啊，說的這個華嚴經的時候，好像日出啊，先照高山一樣。這個呢，就是啊，叫一切的人明白，明白什麼呢？明白「非本無以垂末」：若不從這根本上啊，來生出來呀，就不會有末梢的；必須要先有根本，然後才有末梢。垂末啊，這個末梢啊，好像那個樹啊，彎彎下來這個向下垂，垂末。若沒有本，就不會有末梢，這個是表示這種的道理。

「後顯歸大海之異流」：那麼其後啊，又啊，明顯的表示出來，歸大海之異流，這個萬流啊，都要歸大海；其它的江、河、湖、海呀，這個所有的這個水呀，都要歸到大海裏。那麼都歸到大海裏頭啊，這都變成鹹味了；都啊，所有的水都是一味了，一味，就是鹹味。歸大海之異流，異流啊，就是和海不同的，就是那個小的江、河、湖、海之類的。他本來那個水呀，是不鹹的，可是一流到海裏呢，就變成鹹味了。

這是明白什麼呢？明白啊，「非末無以歸本呢」：這個末呀，就是這個小水呀，一定都要歸到大海裏呀，這就表示的非末無以歸本。故本末交映啊：所以呀，這個本，也交映著這個末；末，也交映啊，這個本；互相交映啊，就

是本裏頭也有末，末裏頭又有本，本末呀，無礙。「與奪相資」：這與奪相資有沒有人懂得怎麼樣講啊？這個奪，就是搶回來了，給你了，哦，給你我又搶回來，你說這是什麼道理？

給你了，我又拿回來，這叫給你，就是與；奪，就是搶回來；相資，但是還互相幫助，互相幫助。這就是說，佛呀，說的法呀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。有的人呢，應該以大乘法開悟的，他就給他一點大乘的道理；有的人不應該以大乘的法開悟，應該以小乘，他又把這個大乘法就拿回來了，啊，又給說一點小乘法，這叫與奪相資。就是給也對，就拿回來也對；給和拿回來，這都是佛法。也就是啊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因病予藥，你有什麼病啊，給一點什麼藥給你吃了；你病好了，藥又拿回來，不要再吃了，吃多了不行了，這叫與奪相資。這個眾生有病，給一點藥；這個病好了，病好了，這個藥就不要吃了。

好像你傷風，吃一點解毒片，這病好了，不能再吃那個東西去了，這叫與奪相資。「方為攝生之善巧矣」：這才是啊，教化眾生，攝持眾生，這個善巧方便法呢！不是說一定給你就是好，也不是一定說搶回來就是好。怎麼樣只要你做的對了，怎麼樣都是對的；做的不對呢，怎麼樣都不對的。

「通論總有五位」：因為前邊所說這個道理，所以現在啊，通論，那麼普通啊，來討論這個教的道理；總有五位，總起來有五個位。若是詳細分析，就不只五個位置；總括來說，這有五位。

一、就是「根本的一乘」：從根本上說的，不是啊，從末梢上說的；這根本法門，根本的一乘，也就是啊，這個頓，頓法，「如華嚴經」：就啊，好像華嚴經所說這個道理，都是啊，根本一乘的道理。

「二、密意小乘」：第二啊，密意的小乘，這個意思啊，很秘密。

第三的，就是「密意的大乘」。

第四，是「顯了三乘」：顯了，就很明顯的說出來啊，這個三乘法。

「上三如深密」：前邊這個密意小乘，和密意大乘，和顯了三乘，這種的教的道理啊，就像這個深密呀，深密經啊，所說的一樣的。

「五、破異一乘」：第五啊，破異，就是啊，破了和它不同的這一乘，這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」。「如法華」：就好像法華經所說的道理。

「上之四門呢」：前邊所講的這四個門，啊，「圓通無礙」：它啊，沒有拘泥的，是圓通通達。「是則前後即無前後」：那麼所說的這個道理是圓通無礙的，那麼互相啊，通達，是則，就是前後即無前後，雖然說有前後，但是啊，這個時間呢，沒有前後的。

「無前後之前後耳」：雖然說沒有前後，但是啊，在這個眾生的分別心呢，來說，還有這個前後；不過這個前後，也是虛妄的，不是真有這個前後。

Door2-192-011

五隨機不定門者，此上四門：初門明三類機，始末常定。次門明五類機，異時常定。第三門明一類機，自淺之深。第四門明二類機，初機聞頓，後機從淺至深。更有一類不定之機，或從小乘，次入三乘，後入一乘；亦有從小直入一乘。或多類機，隨聞一句，異解不同。

這第五門呢，叫「隨機不定門」：隨機，這隨眾生的機宜，應該說小乘的根性的眾生，就給他說小乘；應該說中乘的根性眾生，就給他說中乘的這個教

理；應該說大乘的這種的根性的眾生的機，就說大乘。所以呀，叫不定，不定啊，就是沒有一定的。「此上四門」：就是前邊呢，這個本末差別門呢、從本起末門呢、攝末歸本門呢、本末無礙門呢，這前邊這四門。

這四門，「初門明三類機，始末常定」：這個頭一個這個本末差別門，這是啊，說明了這三類機；三類，就是小乘、三乘、一乘這種根性的眾生。始末常定，常常的好像有一定似的。

「次門明五類機，異時常定」：那麼第二門呢，就說明了這五類的機，就是啊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無性這五類的這個機。異時常定，時候不同，但是可是常定。這是啊，前邊那個第二門。

「第三門呢，明一類機」：單有這一乘的這個機。「自淺之深」：由這個小乘啊，到這個大乘裏邊，這是漸教。

「第四門明二類機」：有二種的機。這個第一種就是啊，「初機聞頓」：他啊，聞頓教；後機呢，「從淺至深」。

「更有一類」：在後邊那個那種的眾生的機呀，就是從淺至深。更有一類，另外呀，更有一類的這個眾生，「不定之機」：他啊，沒有一定的。「或從小乘，次入三乘，後入一乘」：或者他先從這個小乘，然後啊，又學習這個三乘法，然後又學習啊，這一乘的法。「亦有從小直入一乘」：也有啊，一類機，是不定的，從小乘啊，直接的就到一乘了。

「或多類機」：或者呀，不是一類機，有多種類的機。「隨聞一句」：那麼佛說法呀，本來是一句啊，就是說這一種道理，或者一句法。「異解不同」：這個眾生啊，隨類各得解，佛啊，一音演說法，一個聲音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這個意思就是啊，大乘的，就了悟啊，這個大乘的妙理；中乘的，就

啊，明白中乘的道理；小乘的，他就知道，哦，這是小乘的道理；所以叫異解不同，這個根性不同，所以呀，他的見解也不同。

## Door2-193-012

六顯密同時者，若異聞互知，是顯不定；若互不相知，即是秘密。顯密同時，亦無前後。七、上來諸門，一時頓演。

「顯呢」：就是明顯，人人可以知道，可以呀，看見，很明顯的人人都可以明白；「密」：密，就是秘密，就是人人呢，都看不見，也不知道，很秘密的。彼此互知，這就是顯；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就是秘，秘密。

所以才說「若異聞互知」：異聞呢，就是前邊呢，那個異解不同，異聞，佛說法，九法界的眾生，那麼哪一界聽的，就有哪一界的這個道理，這異聞；互知，那麼自己知道自己所明白的，也知道他人呢，所明白的，這叫互知，互相知，彼此互相知。「是顯不定」：這是啊，顯教的一個不定。

「若互不相知」：為彼說法而此不知，為此說法而彼不知，彼此互不相知，「即是秘密」：這就是啊，叫個秘密。那麼現在「顯密同時」：啊，顯，就是密；密，就是顯；顯密同時；「亦無前後」：也沒有啊，先顯後密，或者先密後顯，沒有的，就同時具足啊，這個顯密，這是第六門。

「第七呢，上來諸門」：上來所講的這個六個門，加上這第七呀，七門；「一時頓演」：在一個時候啊，即刻呀，就演說這些個門的這個道理。

八、從初得道，乃至涅槃，不說一句。

第八呀，這個門叫「寂寞無言門」，所以說，「從初得道」：從啊，在菩提

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那一個晚間；等到在這個最後入涅槃的時候，其中，在這個中間呢，佛呀，沒有說過一句的法，一句法也沒有說，那麼所以叫寂寞無言門；寂寞，就是很靜的。

啊，在這個涅槃經，和這個楞伽經，都啊，有這樣的經文說，在涅槃經啊，第二十六品，有這麼一段經文說，說，「若知如來常不說法，是名為具足多聞」，說是啊，你若能知道如來呀，常不說法，什麼法他也沒有說過，這是名多聞，這個才是啊，就是個多聞，多聞第一了；你若知道佛說過法的，那就不算多聞了。這是啊，在涅槃經第二十六，它是啊，有這一段文。

在這個大般若，四百二十五卷，也有這麼說，說，「我從成道已來，不說一字，汝亦不聞」，說是我從啊，成佛以來；不說一字，沒有說過一個字的法；汝亦不聞，你呀，也沒有聽過。

又在這個大般若經啊，五百六十七卷上說，說，「眾生各各謂佛獨為說法，而佛本來無說無示」，說這個眾生啊，都這樣講，說是佛呀，說法教化眾生；然而這個佛本來呀，無說無示，沒有說法，也沒有啊，表示一個什麼法。這是啊，也是在大般若經啊，上說的。

在這個淨名經上啊，也這麼說，說，「其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」，在這個淨名經第一呀，它就說了，說啊，其說法者，這說法者無說無示，沒有什麼法可說，也沒什麼法可表示；其聽法者，這個真正聽法的這樣的，也是啊，無聞無得，也沒有啊，聞到一個什麼法，也沒有得到一個什麼法。

又這個佛藏經上說，第一念呢，念佛品上說，「佛告舍利弗」，佛呀，告訴舍利弗說了，說，「不能通達一切法者，皆為言說所覆；是故如來知諸語言，皆為是邪；乃至少有語言，不得真實」。

在這個佛藏經裏邊也說，在第一這個念佛品呢，佛告訴舍利弗說了，說你若啊，不能通達一切法者，你若不明白一切法的這樣人；皆為言說所覆啊，為什麼不明白法了呢？就因為啊，被這個言語，語言所覆，所蓋障住了；這蓋住啊，也就是障住了，所障了。這個障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這個法執沒有空。

啊，是故如來知諸語言，皆為是邪，因為這個，佛呀，所以知道啊，這一切的語言都是不對的，都是錯誤的；有語言，就有所覆；有所覆，就障住眾生的這本有的智慧了；乃至少有語言，不得真實，啊，就是啊，少有語言，乃至於啊，有一句，兩句話，或者一個字，啊，這都不是真實的。為什麼呢？「凡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，有所說的，你說出一個字來，那就有所著住了。「一法不立」，一個字也沒有。

所以你念經啊，**會念經的人呢，不是念這有字的經，念無字的經！**這個無字的經，你若會念，那你真是啊，明白佛法的人。你念有字的經，念來念去，都是啊，沒有事情找事情幹。那麼怎麼辦呢？怎麼辦？你若會念無字真經啊，那就有了辦法了；但是你會不會念呢？你若不會念無字經啊，那麼先念念有字的經。念念有字的經，然後你再明白無字的經，再不念有字的經。所以呀，你會得，就不難；難者，就不會。

啊，所以呀，學佛法，什麼叫沒有字的經？我現在呀，不妨告訴你們，傳給你們這個**心法，就是一念不生！**你一念不生，你說有個什麼字？一念都不生，能有個什麼字？所以呀，你若能以一念不生，那就全體現了！

一切佛法，就是如是如是！並沒有旁的。你若不能一念不生，那麼你還要啊，多做功德，栽培你的這個菩提的根本，修你這個菩提的道路。你等你萬德圓融了，六度萬行都圓滿了，那時候自然就會一念不生，就會全體現了。

## Door2-194-013

今天晚間呢，講這個疏，又有了問題了，這個問題呀，為什麼這個疏它就說佛呀，沒有說法？經上也是這樣說，這個疏啊，又是這樣說，究竟佛有沒有說法？各位呀，來說說看！看看佛呀，有沒有說法？

如果說佛沒有說法，我們現在講這個經，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如果說佛有說法，為什麼佛要自己不承認？各位講一講這個意思，看看呢，你們各人的見解是怎麼樣？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。

你自己的智慧怎麼樣？譬如你到外邊去，遇到人研究佛法，人家就問你這樣子，就這麼樣問你；那你要是沒有一個答覆，那人家問你學佛法學的什麼佛法，你又怎麼講？那個時候不能說是，我們有我們的佛法，你有你的佛法，我的佛法和你的佛法不一樣！哈！我知道，原來這佛法都是假的！不是說因為佛沒有說法？那麼這一切法不是假的？

有一句話這麼說的，說你若說，你如果說佛有所說法，就是謗佛！可是你離開經典一個字，就是魔說，你說這又怎麼講？那麼佛為什麼不承認他說法呢？就是我方才已經說過的，「凡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，那個真法呀，沒有人可以說得出來的，所說的法，都是方便法；雖然說是開權顯實，這個「實」若能顯的出來，那就是不實！

九，此上諸門，盡通三際。十、上之九門，隨處隨時，重重無盡，皆無前後。

前邊已經講了八門，現在第九門，第九門呢，是說「此上諸門」：就是前邊呢，那個八門。「盡通三際」：這個八門呢，都是通過去，通未來，通現在，這過去際、現在際、未來際這三際。這個八門呢，盡通三際。

「上之九門」：在前邊呢，這九個門，「隨處隨時」：無論在什麼地方，在什麼時候，「重重無盡」：都是這個道理，講起來是重重無盡，沒有法子啊，把它講完了。「皆無前後」：也沒有哪個是前邊，哪個是後邊；它互相啊，這個交映，所以呀，這個重重無盡，前後互相啊，顯現；所以呀，皆無前後，沒有一定哪個是前邊、哪個是後邊，因為這個法呀，它是無盡重重，重重無盡的。

後之二門，正是華嚴境界，融取前八，亦不離華嚴之用。

「後之二門」：就是這個第九、第十這兩個門。這個兩門說這個道理，就是「華嚴的境界」：這華嚴的境界，就是重重無盡，啊，互相交映；有好像那個網羅幢一樣的，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啊，互相啊，攝映，這個重重無盡這個道理，那麼這華嚴的境界就是這樣子。

「融取前八」：那麼這二門呢，融會前邊這八個門，「不離華嚴之用啊」：這都啊，沒有離開這華嚴經的這個妙用！華嚴經這個妙用，也就是無窮無盡的！